

M I D N I G H T B O O K S T O R E

深夜书店

沐清秋 | 著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M I D N I G H T B O O K S T O R E

深夜书店

沐清秋 |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深夜书店 / 沐清秋著. — 北京 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8. 2

ISBN 978-7-5057-4289-5

I. ①深… II. ①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04850 号

书名	深夜书店
作者	沐清秋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规格	880×1230 毫米 32 开 8.5 印张 165 千字
版次	2018 年 5 月第 1 版
印次	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4289-5
定价	42.0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[目 录]

一、深夜里的来客

- 1 偶然的旅人 003
- 2 三个人的房间 015
- 3 邻人圆舞曲 028
- 4 雨中幽灵 041
- 5 灰色纪元 058
- 6 温顺的夜晚 076
- 7 一把蓝色的伞 091

二、沉默的告别

- 1 迷路布拉格 111
- 2 向日葵的回答 126
- 3 秘密花园 142

4 雪色浪漫	156
5 鱼头汤的谎言	170
6 人鱼的眼泪	184

三、等待晚安的人

1 无效呼叫	203
2 你的微笑	217
3 出生的季节	232
4 回忆的歌	244
5 失眠的鹿小姐	257

一、深夜里的来客

Chapter one



夜晚浸泡在蒸腾的水汽里，江一桐坐在门口的台阶上，给自己点了一支烟，她闭起眼睛，静静地深吸一口。从对烟味深恶痛绝到深深依赖，不过是一夜之间。

人的转变就是这样不讲道理。

1 偶然的旅人

日历上，“立秋”这个节气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，这座城市的夏季还未正式宣告结束。水泥色的天空铺展在头顶，厚重的云像一块吸饱水的海绵，在风里摇摇欲坠。

火车上的信号时好时坏，收到爸爸发来询问哪个出站口的短信时，列车已经驶进月台，江一桐倚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，顺着灰蒙蒙的车窗望向外面。

四十岁的她在这个令人缺氧的闷热下午，只身一人回到了家乡。她站在绿成一片的模糊的记忆高地上，定睛凝视眼前的风光。

零星散落的往事，像是白色的玉簪花，盛开在漫无边际的绿草地上。江一桐再一次意识到，不论离开这个地方多少年，那些不完整的记忆与思念，始终静止地停留在她的身后，就像被时间下了诅

咒一般。

车身停靠稳当，坚固的门打开，旅客们排着队鱼贯而出。三十几摄氏度的高温，很快侵袭了车厢的每一个角落。沉闷的空气，拥挤的人群，还有中午一两点就昏黄一片的光景，让人恍惚觉得已经是暮色时分。这些都让江一桐平白生出一种倦怠感。

在出站口，江一桐看到了在反复和火车站工作人员说着什么的爸爸。他穿着一件橘黄色的短袖T恤站在人群间，手里拎着一瓶矿泉水，不时伸长脖子张望。

见到江一桐走过来，爸爸微微颌首，含糊地打了个招呼，便一言不发地接过江一桐的行李箱，走在前面带路。

“太热了，是要下雨了吧？”

犹豫了半天，江一桐说了句无关痛痒的话。

“嗯。”

得到了一个预期之中的回答，江一桐看着爸爸头也不回的背影，他缄默的后背上，汗水濡湿了一大片。

江一桐和爸爸保持着一米左右的距离，他们踱过火车站前人满为患的广场。弥漫着温热的汗味的空气里，江一桐能够闻到爸爸身上淡淡的艾草味道。爸爸的关节不好，这是故乡烙在他身体里的印记。这座城市，夏季漫长，且潮湿多雨，冬季阴冷，寒气能够钻进人的骨缝里。

每隔几天，爸爸就会把点燃的艾草，塞进一个黄色的铜盒里，

敷在自己疼痛的部位。焦糊的烟味黏附在屋子里的每一件物事上。

江一桐从学校哭着跑回家，她的裙子上有挥之不去的艾草味，同学笑她身上有难闻的气味。

妈妈牵着她的手，带她去商店选了一条姜黄色的新裙子。和其他女同学身上穿的劣质棉布裙不同，那条裙子手感柔和，下摆处的白色流苏与裸露的小腿很相称。

“不要告诉爸爸，”妈妈摸着江一桐的头说道，“他如果知道你因为他，在学校里受了气，会很难过的。”

第二天清晨，江一桐迫不及待地穿着新裙子跑去学校，裙底鼓满了风，她心里盛满了雀跃，想象着笑话她的女同学看到她的新裙子时，脸上会是什么样的羡慕神情。

当时，江一桐刚满十五岁，虽然还只是一个整日背着书包，无精打采的初三女生，但骨子里已经成长为一个女人。至少，当时的妈妈是这样认为的。

傍晚，从学校回来，江一桐和妈妈说起女生们羡慕的样子时，她的脸因为兴奋，涨得通红。

“没有什么坏心情，是一条漂亮裙子拯救不了的。”妈妈说。

“等我长大以后，每年都要给自己买一条新裙子，”江一桐依偎在妈妈的身边，“也给妈妈买。”

“好啊，那我就等着穿新裙子喽。”

“是好多好多的新裙子。”江一桐强调。妈妈身材高挑，那些

昂贵的连衣裙穿在她身上，一定很好看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爸爸注意到了江一桐的新裙子。

“这么小的年纪，不好好学习，整天想着花枝招展地打扮。”

爸爸冷言冷语。

就算被狠狠呵斥，江一桐也没有觉得心里不是滋味。爸爸从小就和她不亲近，她早已习惯了。听爷爷说，妈妈在生她的时候大出血，抢救之后虽然保住了性命，但却被切掉了子宫。

江一桐成了家里唯一的孩子，唯一的一个女孩子。可是，她并没有因此成为爸爸所珍惜的“小公主”，从她有记忆开始，爸爸一直是这个家可有可无的人，对于江一桐来说，他就像是一道冷冰冰的影子。

长久以来，江一桐都有个疑问，妈妈为什么要和爸爸结婚。妈妈是一名妇产科医生，永远安静又端庄。即便是在血迹斑斑的手术台上，她也能有条不紊地让那些被阵痛和宫缩折磨的产妇停止哀号，安详而顺利地生下孩子。

爸爸是货车司机，开着脏污、巨大的卡车往返于各地的高速公路上。人整日奔波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，灰头土脸的样子，自己都嫌弃自己，因此对谁都没有什么好脸色，活得愤愤不平。

所以，当爸爸做出那件事情之后，江一桐丝毫不感到震惊和意外，在她的心底，似乎对这个家的分崩离析早有预见，只是她不曾料想到，他们一家三口，会是以那样决绝、丑陋的方式失去彼此。

“车里的空调坏了，我还没来得及去修，你要是热的话，先喝点水。”爸爸将手里的矿泉水递过来，瓶子里的冰块快要化尽。

江一桐将矿泉水瓶放进包里，拉开了汽车后座的车门，大小不一的纸箱，挤满了后排所有的空间。

“坐前面吧。”爸爸使劲把行李箱塞上车，用力合上后备厢的盖子，面前这辆破败的面包车发出“吱咕”的不满声。

刚上车，大颗的雨滴就被云层抛下，密集地落在车身上，雨刮器快速地左右摆动，前方的路况还是一片模糊。

已经有十年没有走过这条路了，但对于江一桐来说，沿途的一切，熟悉得仿佛昨天才经过。她清楚地知道每一个路口应该向哪里拐弯，每一次拐弯应该通向何处。

“用不了半个小时就会出太阳，这个季节总是这样。”爸爸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，犹豫了一下，又塞回了烟盒。

“是啊。”江一桐收回自己看向车窗外的目光，“想抽就抽，给我也来一支吧，我的烟在火车上抽完了。”

半支烟还没抽完，爸爸就猛烈地咳嗽不止，不得不把车停靠到路边。

“你还好吧？”

“没事——”

“要不我来开吧，你休息一下。”江一桐打开车门，不顾爸爸

的连声反对，她和爸爸换了位子。

面包车是手动挡的，一路上，江一桐熄火了好几次，才抵达目的地。

“我的事，别和你弟弟讲。”爸爸叮嘱。

“嗯。”江一桐答应了一声，又补充道，“就算告诉他，他也未必能听得懂吧？”

爸爸眼角的皱纹紧了紧，默默地下车去后备厢拿江一桐的行李。雨滴变得稀疏起来，阳光躲躲闪闪地露了出来。

车停在了路边，巷子入口处的白墙上，一个红色的路牌上写着“长阳小街”四个字，巷子开阔了些，原先一下雨就会泥泞不堪的土路，现在铺上了刻有花纹的方砖，两旁的粗壮大树不见了踪影，取而代之的是两杆笔直的漂亮路灯。

“完全认不出了吧，这几年变化很大。”

“是啊，名字都改掉了。”

“现在叫长阳小街，再提起斜阳里，没多少人知道了。”爸爸说道。

沿着巷子向深处走去，江一桐“回家”的感受才慢慢真实起来。

倒数第三家的二层小楼，还是江一桐离开时的样子，感觉经过了漫长的岁月，伴随着时间的流动，一切都不复原样，唯独这里被留了下来。

橡木色的门窗紧紧关闭，门口的梧桐树繁茂的枝叶，给二楼的

窗户带来浓荫。透过一楼右侧窗棂的缝隙，江一桐瞥见房间里的陈设，整个大厅摆满了书架，除了几张木质的桌椅，就是散落在各处的书。

爸爸打开门，侧身让江一桐入内：“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，我把你的箱子拿到楼上。”

“我自己来吧。”江一桐拎起箱子。

“不用。”爸爸不肯松手，“你弟弟在上面，你们好多年没见了，我怕——”

江一桐松开手，爸爸从门外的侧梯上了楼，不一会儿，她听到头顶的天花板传来“咚咚”的脚步声。

江一桐是在这里长大的，她读大学之前，十八年的时光，没有一天离开过这里。她和爸爸妈妈住楼上，爷爷住在楼下。

高一的时候，江一桐迷上了香港的一个歌星，一放学回家，就在自己的房间里开着音乐又蹦又跳。直到爷爷跑上去用力敲门，她才肯安静下来。

爷爷是中医，和妈妈在同一家医院工作。他是一个脾气固执、性格死板的老头，严格要求家里人遵循他制定的良性作息时刻表，一到月底，每个人都要伸出胳膊，让他诊脉。爷爷粗糙的手指，扣在微微跳动的经脉上，探寻隐藏在身体中的病灶。

所以，江一桐不能理解，爷爷当年为什么会默许爸爸瞒着妈妈，和别的女人生下孩子。第一次见到那个孩子时，江一桐恶狠狠地说她永远不会承认他们是一家人。她倒是没有说错话，最终，是她离

开了这个家，而那个孩子，取代了她在家中的位置。

而且就住在她曾经的房间里，成了这个家中唯一的孩子。现实实在是可笑，江一桐这些年不断告诫自己，逼着自己发誓，发誓永远永远都不会再回到这里。

但是，在这个多雨又持续高温的夏天，江一桐还是回来了。命运就像大自然的某种规律，躲也躲不掉。

爷爷去乡下参加一位老友的葬礼，要过几天才能回来。江一桐在餐桌上摆了三副碗筷，爸爸从厨房端着一盘青椒腊肉出来。

“我们先吃。”爸爸收起一副碗筷。

饭桌上摆着一碟炒辣椒，青红两种辣椒，用花椒油炒过之后，放入蒜末、盐粒，冷却后盛到瓦罐里，可以吃很久。

这是妈妈爱吃的小菜，离开了家之后，江一桐再也没有吃过。

“多吃点。”爸爸将几盘菜，还有那碟辣椒，朝江一桐面前推了推。

“嗯。”

“你弟弟他——有点怕生，过几天熟悉之后，就肯下楼了。”爸爸无意识地抬头望了望楼顶。

“无所谓。”

江一桐环视大厅，虽然在电话里，听爷爷提起过，爸爸把家里的一层改造成了书店，对外营业，但真的看到，还是觉得滑稽。

各式各样的旧书架，毫无章法地横在房间里，四处堆放的书籍，就像无人清理的废墟瓦砾。

“今天早点休息吧，你坐了一天火车，也累了。我把你的房间收拾出来了。”爸爸站起来收拾碗碟。

“你在电话里说的事，我考虑过了。”

“明天再说吧，”爸爸压低了声音，“别在这儿说。”

“行，随便吧。”

江一桐走出门口，天黑了下来，门前挂着的“欢迎光临”的灯牌醒目地亮着。巷子很长，一直延伸进没有尽头的黑暗里。

二楼。江一桐的房间令她感到陌生，屋子里没有一件属于她的东西，床上铺着崭新的褥子和被单。每个角落都被打扫得很干净，整间屋子里泛着洗涤剂的香味。

罗嘉打来电话时，江一桐刚刚钻进被子里。

“明天几点钟来医院？”

“下午吧，我上午起不来。”

“上午起不来——”罗嘉模仿江一桐的口吻，他叹气，“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睡懒觉，你爸爸的情况很不乐观。”

“所以，我起个大早，他的病就会好吗？”不知道为什么，面对罗嘉的时候，江一桐总是刻薄刁钻。

罗嘉没再多说：“你还是一点没变。明天早点来吧，我等你。”

接完罗嘉的电话，江一桐微弱的睡意荡然无存。她听到隔壁房

间传来声响，知道那是她弟弟发出的动静。

当初，读医科大学是妈妈的建议，江一桐顺从地答应了。

“等你毕业了，也来妇产科，到时候，我们母女就是白衣天使姐妹花。”妈妈送江一桐上火车时，无比憧憬。

“我才不要和你一起工作，肯定每天被你唠叨死。”

“我才不会。”妈妈笑了笑，随即，她轻轻揽住江一桐的头，“照顾好自己，记得要想我，知道吗？”

“好了，看你哭得像个小孩子一样。”江一桐拍拍妈妈的手，列车缓慢前行，江一桐向车外的妈妈和爷爷挥手。

在外求学的日子，江一桐过得很愉快，在那个四季分明的北方城市里，她焦头烂额地应付考试，全心全意地投入在自己第一次恋爱中。她的人生随着时钟的摆动，自然而然地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平稳过渡。

二十五岁的那个冬天，一天清晨，江一桐莫名其妙地睡过了头，她睡眼惺忪地一边狂奔在去医院的路上，一边大脑飞速运转，想如何编造一个能够向主任解释迟到的合理理由时，一个绝妙的借口便从天而降了。

“你妈妈走了，请假回来一趟吧。”在手机里，爷爷的声音听起来毫无温度，含混不清的语意令江一桐困惑。

什么叫“走了”？是离开了吗？去哪里了？江一桐乏善可陈的生活，限制了她对人生的想象力，直到亲眼看见了妈妈的遗体，她